

在这个瞬息万变、险象环生的世界上，全体美国人的安全都处在美国反恐特种部队的保护下。读完这本书，你会了解美国人在世界各地所面临的危险和挑战。

——比尔·奥莱利

# 美国三角洲 特种部队

——美国精锐反恐部队的真实故事

Eric L. Haney 著

李石军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 美国三角洲 特种部队

——美国精锐反恐部队的真实故事

Eric L. Haney 著

李石军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INSIDE DELTA FORCE © 2005 by Eric L. Haney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Bantam Dell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美) Eric L. Haney 著;李石军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12

ISBN 7-5438-4683-7

I. 美... II. ①Eric... ②李... III. 特种部队 - 概况 - 美国 IV. E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7475 号

策划组稿: 钟伦荣 李 林

责任编辑: 莫 艳 吴韞丽 梁 超

装帧设计: 罗志义

### 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

Eric L. Haney 著

李石军 译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 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贝特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30×960 1/16 印张: 17.5

字数: 280,000 印数: 1-6,000

ISBN 7-5438-4683-7

1·470 定价: 29.80 元

## 引言

我的家族原本属于远古时期一支游牧民族的后裔，因此我的体内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我的家庭祖系的大部分成员都有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血统，他们是由不列颠群岛北部的凯尔特人和后来入侵的丹麦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人相互融合演变而来的一支颇具特色的人群。这拨人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没有土地、目不识丁、无法无天、崇尚武力，并且着实是桀骜不驯而十分难缠的群体。他们被当时的英国王室理所当然地看作是一群危险分子而成为社会治理的一块心病，到头来他们被成千上万地驱逐到美洲大陆的所谓新世界。

在这群人来到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美洲大陆的初期，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远离当地政治势力的控制。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辞辛劳，前仆后继地跨越了蓝岭山脉，迁移到后来被称作美国南部的高原地带，成为美国历史上的“边远森林地带的居民”。在他们的新家园，这帮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群热衷于游历四方、广交朋友，于是自然而然地和当地的印第安人中的切罗基人与克里克人的部落相互交往，通婚联姻，繁衍生息。

在我懂事以前，我父母双方的家庭都是没有土地的佃耕农和山里人，他们的祖先也没有家谱的记录。直到我父母这一代人才开始读书认字，并且拥有了少量的私产。祖传的产业说不定使后人坐吃山空，倒是贫寒的家境常常是一个家庭值得珍视的遗产。

那么，我的这个家族有什么东西传到了我们这一代，并且直到现在还值得我们珍视呢？这就是简约刚直的头脑和硬朗粗犷的体魄；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一切以自己家庭的现实为出发点；有浓厚的幽默感，在和自己周围的人们分享情感的过程中培养了对人的尊重。我们容易被伤害，也倾向于以牙还牙、针锋

相对。我敢说，无论是谁都会认为做人的尊严才是唯一值得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捍卫的东西。

我继承了我的祖先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的特质和漂泊迁徙的生活方式；我也继承了他们生性好斗的性格特点。如果有机会受到良好的训练和适当的引导，像我们这样的人都是当兵的上等材料。我还继承了更多的祖先的精神状态而不是他们的宗教信仰，这一点一直使我受益匪浅，特别在接触一个新事物的时候更是如此。我生来自信、百折不回。我的心理常态是不断地自我净化，我热爱生命本身。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在佐治亚州北部的山区长大。这里长期属于“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有些人说现在那里还是很贫穷。我小的时候家里还没有通电，通电以后又过了一些年才用上自来水。

虽然我生来具有相当的灵性，但是在学校我只是一个表现平平的学生，也没有学会怎样去探索自我发展的方向。我喜欢阅读书籍，每一个新学年开始，我会把所有的课本从头到尾翻个遍，然后跑到海边去玩耍。我喜欢爬山、打猎、钓鱼，还喜欢远足探险。

我是我们家庭的第一个高中毕业生，由于我们当时没有被赋予很高的期望值，所以高中毕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这并不是由于我的父母主观上不重视教育，而是由于他们都只上过小学，这导致他们还没有能力来理解教育的重要性。

虽然我们这种人不大会成为学者，但我们一定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士兵。在我小的时候，我一直爱听打仗的故事和家人以及朋友的战争传奇。我从小就下定决心：长大要去当兵。1970年入伍时我还在上高中，我参军的时候正好我即将毕业。我一到部队马上就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我成了一名职业军人，军旅生涯就是我终生的职业。军人以他独特的视野来看待整个世界的格局和理解人类的奋斗和追求；那些令人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已经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并且与我的生命同在。

在20年的时间内，作为一个步兵的战斗员，同时也是一个突击队员，我服务于美国军队中最严格、最危险的军事单位。说白了，这种兵员要经过长达8年的训练才能成为一名严守机密的反恐部队的战士——三角洲特种部队的成员。

每个经历了这种残酷的近身格斗训练的士兵都练就了一身超凡的本领。对其中有些人来说，他们的内心深处对此充满着无比的自豪感，甚至可以说是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以至于他们不知道也不愿意接受社会给普通人提供的安全防范。在他们眼里，这简直就是多此一举。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安全防范似乎就成了一面镜子，使他们正好看到自身的弱点。在这面镜子里，人的生命中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被显著地突出和放大了，人们的每一个感受从而变得精致和优雅并且值得珍惜，即使是痛苦，甚至是难以承受的痛苦也不例外。这就是我的军旅生涯给我留下的真实感受。

我痛恨战争带来的巨大的破坏和浪费，但是我喜欢战争的感觉。在战争中，人类的潜质发挥到极致。要么做最好的，要么是最差的，不存在其他的选择，也不可能逃避。

战争教会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去体验人生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也使我们通过自己角色的转换来应对自如。时而是勇士，时而是懦夫；时而高尚，时而下作；时而自私自利，时而大公无私；时而装狗熊，时而逞英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每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拼尽了全力去主宰自己的命运。

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胜利者，胜利只不过碰巧少输一点罢了。胜利者可以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失败的一方。在这个过程中，根本谈不上什么高尚和美德。人类被杀戮，家园被摧毁，生计被打断，家庭成员命运多舛，尸骨无还；数度春秋逝去，我们很少有人扪心自问，所有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的桌上摆放着一张三角洲特种部队我所在的B大队老成员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82年，是一张我保存至今的为数不多的集体照。这张照片显示了我们特别行动队老兵们的硬汉风范。在后来的十来年中，照片中几乎每个人至少受过一次伤，有的甚至受伤多次；还有几个在战斗中命丧黄泉。我们当中所有人的心里都充满着对那个时代和那些事件的记忆，并且深深地感到自己当时没有庸庸碌碌，虚度年华。

这本书就是关于我的那些使人感到险象环生而热血沸腾的亲身经历。对于那些令人刻骨铭心的事件，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历历在目。我将尽力如实地记录这些真实的事件，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为了纪念那些长眠地下的同志们，我应该为他们这样做。

# 目 录

|                      |         |
|----------------------|---------|
| 引 言 .....            | ( 1 )   |
| 第一章 三角洲特种部队的由来 ..... | ( 1 )   |
| 第二章 故事伊始 .....       | ( 4 )   |
| 第三章 准备战斗 .....       | ( 68 )  |
| 第四章 遭遇磨难 .....       | ( 151 ) |
| 第五章 往事如烟 .....       | ( 167 ) |
| 第六章 两年以后 .....       | ( 194 ) |
| 尾 声 .....            | ( 267 ) |

## 第一章

# 三角洲特种部队的由来

20 世纪 70 年代，对任何一个有点名气的恐怖组织来说，美利坚合众国成为了他们存在的最合适的理由。恐怖分子也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打击美国的痛处简直就可以逍遥法外。数十年过去了，全球范围的恐怖分子在加大攻击美国力度的同时，也在加快步伐。这时的美国有点儿像《格列佛游记》中的巨人早已厌倦了曾经在越南卷入的那种战争，没有能力也不愿意采用高射炮打蚊子似的方式来对付恐怖分子。

多年来，一位名叫查理·伯克维斯的美国特种兵上校，由于独具慧眼并一直在大声疾呼美国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而声名远扬。在提醒人们采取有效的措施防范这种威胁的同时，他还预见美国的军事力量需要那种小型精干、能力超凡、能够执行高难度的特殊任务的多用途的军事单位。

这支部队应该效仿英国军队组织中的突击队系列，属于空军特种部队的一种。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部署并对敌人实行致命一击。显然，这种任务超出了一般军兵种的作战能力。

正是由于这种执著追求，伯克维斯终于看到了他理想中这支部队的筹建并投入使用的那一天。在他看来，从萌生创建这支部队的想法到这支部队建成，其间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完全来源于美国军队中的等级森严和目光短浅。其困难程度完全不亚于在众多的宗教信徒中选出唯一的教皇。

作为一个行规，军队中最忌讳变动——如果军中的要员们都可以从维持现状中获得最大的好处，变动就无从谈起。事实上，使那些富有创意的军事思想家得以加官晋爵的机会也时有发生。伯克维斯上校在持之以恒、不遗余力地呼吁建立国家反恐部队的同时，也催生了属于另外两位美国将军的新时代，他们



就是：鲍勃·金斯顿和埃德文·迈尔。

金斯顿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北卡罗纳州的布莱格港。他早就注意到了伯克维斯倡导成立的那支部队的必要性。同时他也明白，要在军队的官僚体制中通过这个提案就像穿越一片雷区那样，困难重重，稍不留神就可能前功尽弃。整个事情的进展完全取决于其推动者是否具有足够的能量和他对军中的派系政治是否了如指掌。这个推动者就是生性腼腆的迈尔。

迈尔将军长期担任美国空军的副总参谋长，有消息说他不久就要晋升为总参谋长。当伯克维斯和金斯顿向迈尔将军谈到了他们关于组建国家反恐部队的倡议时，他们立马就意识到找到了知音，迈尔将军当然也贡献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美国对这支部队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但创建这支部队的一揽子计划的实施却是举步维艰。

首要的工作是他们必须确定这支部队的功能，以及它应该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建成怎样的规模。接下来就是用这支部队的组织结构和装备配置来勾勒出其整体的轮廓，包括军阶的构成、武器和装备以及完成创建这支部队的预算，其中又包括初期的投入和每年的各种消耗和补充。

自从这个方案被一锤定音，迈尔将军就利用他在五角大楼的地位开始忙活起来，四处寻找那些愿意出钱出人出装备的军事单位。说起来还真有点不可思议，庞大的美国军队中居然找不到闲置的兵员可供利用，每个军事单位的兵员都有定额，每个士兵都属于某个军事单位，即便他在那里无事可干。有时在文件档案里存在着某支部队在某个地方的记录，但实际上它并不驻扎在那里而是另一个地方，迈尔将军从这些漏洞中找到了足够的兵员和尚可动用的财力来给他们梦想中的这支部队注入新鲜的活力。

接下来的几个月就是在“如果——怎么办”这个题目上进行一番纸上谈兵。他们不得不事先预想每一个反对这个方案的理由，并对每一个质疑做出周全和缜密的回应。支持者和反对者也为此而组合成相互对立的同盟。那些有权有势的将军们要么处心积虑、封锁消息，要么妄加评论、混淆视听。由于时机未到，这个方案一直没有作为一个正式提案呈交给任何军政要人过目，只不过是—时间成为人们区分自己的盟友或宿敌的分水岭罢了。

当那些权重一时的将军意识到这个新生事物既不会侵蚀他们的势力范围，也不会分流他们的预算资金的时候，他们总算点头同意了。金斯顿、迈尔和伯克维斯这三驾马车才胸有成竹地提交了他们的方案。这份建立国家反恐部队的报告在1977年的夏天正式提交给了位于贝宁港的美国陆军总部。事先经过政客们大量的幕后活动，报告理所当然地获得通过。此后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来着手组建这支部队，当时的迈尔将军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首脑。

1977年12月21日，美国三军总部签署命令组建历史上第一支特种行动部队——随即被命名为三角洲特种部队，并将其作为美国军队中一个独立的兵种。当时的伯克维斯被选中负责这支部队的全新装备供应。他立即行动起来，一开始就撤换了几个参谋人员，并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港附近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找到了一幢被弃用的建筑物，开始含辛茹苦地孕育他理想中的新生儿。

这注定是一个艰难的开始。

## 第二章

### 故事伊始

C-130 运输机轰鸣着降落在跑道上，空降突击队员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要问去哪，不要问干吗。我们时刻准备有去无回。

—— 突击队员们的心声

一架 C-130 运输机像一头野牛一样跌跌撞撞，晃晃悠悠地在空中飞行。它正在把我们送去执行一项名副其实的苦差任务。我原以为这种飞机是一个下降急速的空中巨无霸，没想到这个笨重的大家伙一直平飞，时而弹起，时而颤抖。尽管有一点令人不适，但是整个飞行状况都在我们意料之中。

快到时候了。我的背包里装载着降落伞、帆布袋、各种装备，还有步枪——沉重得使我步履艰难。这时，我把身体侧向一边，把开伞用的伞绳挂在我头顶的钢丝上，然后转过身来看了看在机舱中间和两侧的红色塑料板凳上坐着的其他 40 名突击队员。

我看着这位通过麦克风说话的空军货运运输机装卸长，并且注视着红色的跳伞信号的出现。突然，嗖的一声，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装卸长和他的助手打开了供跳伞用的机舱门。狂风咆哮着涌进了机舱，一个劲儿地抽打着我的双腿。我扫视了机舱一眼，又看了看我的跳伞助理员——埃里·琼斯。他点头示意他已做好准备，可以开始了。

我回过头来看看坐在我身后这些充满朝气的队员，在机舱的地板上狠狠地跺了一下左脚，然后向空中伸开双臂，手心朝向他们，尽可能高声地叫道：“准备！”

队员们松开他们坐凳上的安全带，注意看着我的助手和在机舱另一边的我，直挺着身躯坐在他们的位置上，等待下一个口令。

“站起来，准备跳伞！”我指着坐在靠机舱一边的队员们。尽管这时机身

往一边倾斜，队员们挣扎着站立起来在我面前排成一行，等待我继续下达跳伞的命令。

“另一组也站起来，做好准备！”我伸开手臂示意坐在机舱中间这一排的队员们。已经站起来的同伴帮助这些队员站起来，两组队员形成一列队伍。

这时飞机颠簸着向前飞行，不时发出嘎嘎的声响，就像一辆破旧的卡车在搓衣板似的泥土道路上行驶着。机舱里的突击队员们都得竭尽全力来保持平衡，我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人摔倒。如果这时有一人摔倒而引起连锁反应，整个队伍的场面就会变得险象环生，不可收拾。但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没有人会晕机。我们是在执行任务，再多的困难也不在话下。

“挂伞！”我发出命令，同时把我的双手举过头顶，用我的两个食指示意弯钩的形状。

由于强大的气流涌进机舱而发出巨大的声响，只有排在前面的几个队员可以听到我的命令，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用手势发出的跳伞信号。这是他们可以用心灵感应到的默契。队员们齐刷刷地从备用伞的顶部解下那个伞绳的挂钩，咔哒一声把他们的钩子挂在那条悬在人们头顶并且贯穿整个机舱的钢丝绳上，同时插上带有滑动锁扣的安全绳。

我用手指来回地示意那根钢丝绳，并提醒道：“检查伞绳！”

每个人开始检查各自的伞绳，之后队伍中的每两个人相互检查。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程序。伞绳的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死亡的发生。

我双手夸张地拍打着自己的前胸，接着命令道：“检查装备！”

这时每个队员开始检查自己的安全头盔、备用伞、帆布袋、降落伞拉索和其他武器，以防任何物件松动或者脱落。

我把双手放在耳朵的后面并且叫道：“依次报告装备检查结果！”

从机舱前部的最后一个人开始，队伍中的每一个队员都依次拍打一下前面队员的屁股并在他的耳边说一声“Okey！”一开始我听到的是含混而微弱的声音，随着队伍中由远而近的阵阵回答，这个声音变得逐渐响亮而急促，直到在我面前的每一个人都伸出手来，用他们的手指做成一个圆圈示意一切就绪。然后，他们用脚整齐地跺在机舱的铝质地板上，齐声高呼：“一切就绪！”

这时，我转向已经打开的供跳伞用的舱门，在强大的气流中，检查了绑在自己腿上的帆布背包。然后我右手紧紧地抓住机舱的门框，左手沿着门框的另一边滑动以确保没有任何可能切断伞绳的尖锐物体。我踢了一下跳伞平台旁边的锁扣，又把一只脚重重地踏在平台上，检查其是否安全可靠。

在确信舱门万无一失后，我开始向前移动双腿，用脚趾抠住跳伞平台的外沿，同时双手紧紧地抓住舱门的边框。接着我弯腰使整个身躯伸出机外，进行

第一次气流安全测试。

风速每小时 120 英里的气流吹打着我的衣服和装备，我牢牢地抓住舱门，竭力与强大的气流抗争。我意识到我们离跳伞的区域还有一段距离。

我开始往前瞭望，以确定这架飞机的方位和其他飞机所处的位置；然后往上看了看，以确保飞机的后面和周围的空中没有任何物体。我们乘坐的飞机是这次飞行编队中的最后一架。我高兴地看到，所有的飞机都处在理想的位置。为了减少气流对眼睛的刺激，我把安全头盔往下拉了一点，同时极力寻找前方地面上的一个检查站，这意味着马上就要到达我们的空降地点——佐治亚州的斯德沃特港的泰勒海湾。

在遥远的前方，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 DZ 标志——这是一片灌木丛组成的字母，它们呈现在连绵不断的绿色丛林中的一片长方形的白色沙滩上。我一直盯着这个目标，不断地接近。到达离机头不远的地方时，我转身进入机舱，指着舱门，向排在队伍前面的第一个队员喊道：“站到门口来！”我想，这种声音足以在任何一个即将离开飞机的伞兵的内心引起强烈的震撼。

这时队员们的情绪开始高涨起来。第一个士兵把他的伞绳交到我的手里，然后踏上跳伞平台，用颤抖的手抓住舱门的外沿。他的双膝有些弯曲，手臂异常紧张，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被风吹得嘎嘎作响的舱门——他在等待最后一道命令。我注意到他是 18 岁的一等兵——李奇·麦基，这架飞机上最年轻的队员，但他现在看起来就像老兵一样沉着而勇敢。

我抓住他的伞具，同时看了看他的前胸，这时空降区域就在飞机的腹部下面快速移动。我回头往舱内看时，视线正赶上红灯熄灭而绿灯开始闪亮的时候。

这个信号就像打开了一道电闸门，我的右手感到像通了电一样有力地向前挥动，击打在他大腿的后部，又冲着他的耳朵大声叫道：“跳！”

他像射出的炮弹一样跳出舱门。在他的身后，整个伞兵队伍就像被输送的弹药带一样穿过舱门扑向空中。

就这样，在每一个队员跳离机舱之前，我都拍打一下他们的身体，同时向他们发出跳伞的命令。

起先长长的伞兵队伍很快地缩短并且在我的视野中消失。飞机还在一个劲儿地往前冲，在离地面 1,000 英尺的高空把这些活生生的士兵向空中倾泻，让他们像《圣经》里的约拿一样，从鲸腹里逃生以后仍旧义无反顾地奔赴他的使命。当最后一个队员跳离飞机时，我一边注意机舱里面，一边看了看那些急速下降的队员，确信他们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全部安全离开了飞机。

我相当满意地看着正在另一个舱门执行同一任务的我的助手，这时他大声

向我叫道：“机舱已清空！”

我向他伸出大拇指答道：“全部清空！”又指着他叫道：“跳！”

这时他转向舱门，用了不到一秒钟就调整好了姿势，消失在我的视野中。我紧接着往外察看，这时降落伞已经在他的头上打开。我一回头看见绿色的跳伞信号灯仍在闪亮；我毫不犹豫地迎着强大的气流冲到了机舱门口。

我调整好身体的姿势，靠拢双脚和膝盖，双手紧紧抓住备用伞的两端，低着头用我的下巴贴住胸部，往前一跃。

我的后背顿时感到了背包里的降落伞给我带来的一阵拉力，尚未打开的降落伞在这种持续拉力的作用下就像一个制动器立刻减慢了我向前运动的速度，使我的背部朝向地面，这时我看到了飞机的尾部从我的皮靴上方一跃而过。我的伞已经完全打开，我的双脚又一次朝向地面。我检查了伞盖，看起来不错，绿色的伞盖没有任何破损，所有的绳索都在正常的位置。

我抓到了控制降落伞的绳索并将其向我的安全头盔下方拉动，这时我看到了所有在我周围的其他伞兵。啊，空气也很清新，我察看了降落区域烟柱的方向，随即让我的降落伞顺风飘移，这样我就可以测量出现在的风力和风向。我让伞盖顺着风降落。现在离我们集结的地点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要使我的降落伞尽可能地迫近集结的地点。

在离地面 200 英尺的空中，我弯曲膝盖，使自己的帆布包在下落的时候有一个缓冲的角度。然后我伸手往下拉动挂攀使帆布包迅速脱落，以至于我的身体立刻就有了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觉。当这个帆布包快速落到我的下方大约 20 英尺的地方时，我使劲拉了一下。这时，我看到身材高大的乔治亚脸色苍白，正在降落区域边缘的上方无可奈何地挣扎。当我降落到跟其他队员齐平的时候，风开始把伞盖吹向我的面部，我开始准备触地。

我挎好枪支，不让它在我的腋下晃动，否则在触地的时候容易弄弯我的枪管或使得我手臂脱臼；我双腿、膝盖和双脚向内自然弯曲，两个手臂放在面部的前面；双手放在安全头盔的顶部……全身放松。现在，地面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我逼近，帆布包触地时也给我带来有力的冲击。放松，放松，再放松……

以每秒 22 英尺的速度下降，我和地面发生了猛烈的冲撞。我的脚跟、小腿、大腿、臀部、肩部以及背部都感觉到了在训练时为了使整个身体下降的重力可以安全释放的团身动作的必要性。在不远处，我听到了我的装备落地后发出的信号。这意味着我们的飞行和着陆已经结束。

一切还在继续。如果你可以从地面站立起来四处走动，这说明你已经完成了跳伞着陆。我稍事休息，抖落我背负的装备，然后跑去把伞盖折叠起来并且收拾好，以免又被阵风吹起。接着我又把整个降落伞打包入袋，整理好装备，

小跑步加入我们的队伍。今天我们有一个不同寻常也是出乎意料的安排。平时我们训练以后有一个从空降地点到营地的 20 英里的急行军。但是这次我们在回来之前，还要去巴拿马的丛林中应付长达一个月的苦差。此后还要花很多的时间来清理和上交武器和装备，所以上校让我们乘坐卡车回到营地。

接下来的 4 个小时，我们把所有的经历做了详细的汇报，然后集合队伍。上士宣布：“解散！”呼啦一声，这个由 158 人组成的第一空降营的查理连队发出雷鸣般的呼喊，士兵们开始了一个值得珍视的为期三天的周末。

我注视着我所在的排，士兵们三三两两迅速散去。我正准备走开，克莱恩·莫瑞尔，我们营的军士长，把我叫到他身边。

“汉尼上士，我想要你现在马上去营部会议室报到，那里有一个人想跟你说说话。”

“没问题，军士长。”我又问，“他是谁？”

“这个人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想你会发现他说的事情很有意思。他现在正在那里等着你。”他回答时，我看到他习惯性地歪向一边的微笑在他那张粗糙的脸上闪现。

“没问题，军士长。我这就去见他。”我向他敬了一个礼，然后跟他一起走在通往营部的道路上。

我知道，克莱恩·莫瑞尔是一个深思熟虑而讲究实效的人，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总是把思想和行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莫瑞尔是在去年我们的前任军士长亨利·卡罗离任以后来到我们这儿的。亨利·卡罗在一次空降行动中不幸丧命。我们这个营历来有干苦差事的名声，所以其他的高级军士长都不愿到我们这儿来。当莫瑞尔听说没有合格的军士长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后，便主动请缨，在 42 岁时参加了突击队员的训练，之后成为了一名高级指挥军士长。他说话干脆犀利，我对他充满敬意。如果他想要我去见彼尔茨鲍勃本人，我敢说这必定是一件好事。

我们在营部会议室里的见面到头来成了旨在布拉格港组建一支执行秘密使命部队的人员选拔的第一次面谈。事实上，我们一直对此有所耳闻。跟我谈话的这个人身材高大、肩膀宽阔，黑色的头发梳理得一点儿都不含糊，黑褐色的眼睛目光锐利，说话时鼻音很重。他穿着便装，没有说他的名字，也几乎没有提到他的组织。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威廉高级军士长，人称“土气的黑脸皮”。他被查理·伯克维斯削职以后成了他的一个高级军士长。

他打开了在桌上的我的个人档案。当我们谈到我的军旅生涯时，他不时地瞟一瞟我的档案记录。我们还谈到了我服役过的军事单位和我当时担当的任务。他还告诉我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使我成为美国历史上一支独一无二的部队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军队的创始人员。

参加人员选拔的条件如下：

年龄不小于22岁。军中服役年限不低于4年零2个月。最低军阶为参谋军士。通过100米武装游泳测试。通过特种部队体能测试。士兵通用身体适应性测试不低于110分。无军中违法记录，无违纪重犯问题。

这个“黑脸皮”告诉我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条件全部符合要求，那么等待着我的就是艰苦的工作、大量的危险，还有无名利可图的命运。

那些天，我一直在考虑我的突击队员生涯结束以后应该干点儿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继续作为一名突击队员或者又一次回到海外执行任务。但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我不愿意到学校之类的地方去做一名需要时时小心谨慎的普通教官。自从我被挑选和提拔为陆军上士，我就从来没有承担过与战术无关的任务。事情非常清楚，我当时有好几个选择，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比我现在面临的这一个机会更合适。既然如此，我当场拍板表示接受。

“黑脸皮”还告诉我，我的调令会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下来。他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了我，以便我询问其他问题或者反悔。事情就这样定了。过了几个星期，我收到了去布拉格港月球大厅报到的命令，时间是1978年9月13日。

能够参与一支全新部队的组建工作和创立一套完整的运作规程一直是我作为一个预备役军官心中的梦想，这次机会终于使我梦想成真。但是我担心的是对于这个机会的本身我还有很多事情不十分清楚，至少我不知道，如果没有通过进一步的选拔的话，我应该怎么办。不管怎样，我已经把我领导的这个排移交给了一个名叫汤姆·杜克的新排长。杜克是一个身体结实、经验丰富的头儿。我们在一起共事了一年。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解和尊敬他，所以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排里这些人都会听他的。当排里的战友们知道了我要去布拉格港的时候，他们向我表示了良好的祝愿。有人说：“如果说任何人都可能有机会去一个新的单位，汉尼军士长，你算是成功了！”当时我心里想对他们说：“如果我弄不好又回来了，伙计们，那就会够你们受的了。”

我有幸在军中服役了8年，是一名优秀而老练的步兵。我成功地完成了突击制胜和跳跃能手两个最困难的军事训练课程。我当排长4年，其中后两年是在特种部队。

在特种部队当兵毫无轻松可言。事实上，这是一件彻头彻尾的苦差事。如果有两种方法可以完成一项指定的任务，我们总是会选择相对困难的方法。我们从来不走捷径，也不想投机取巧。我们一个月之内至少有三个星期在野外，而且常常把训练安排或者延伸到高寒地带、荒野沙漠和热带丛林中进行，一年三次。我们每年还有两次突发性的训练和一次北约联合军事演习。



特种兵的生涯是如此的困难艰辛，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无法在这支队伍里呆上两年，为数不少的人因为伤病不得被淘汰出局；但是对于剩下的士兵来说，他们才刚刚做完一些热身的活动，正准备应对更加严峻的挑战。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要挑战自身的极限，如果结果不理想，我也会由于我至少尝试过而感到或多或少的满足。

1978年9月13日上午，我还真有一点不知所措地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我收拾好东西，吻别了家庭成员，开始了5个小时的车程。上I-95公路从位于佐治亚州的萨凡纳的亨特军用机场开向北卡罗来纳的布拉格要塞，具体的方位还有待明确。我当时对未来充满着遐想，希望自己的前程灿烂辉煌。

有些军事驻地周围的风景真是美不胜收。在那些地方，主要是西班牙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使我们想到了蒙特雷要塞、麦柯里兰和贝宁城堡的驻防地带的工事。在斯德华特要塞周围，我们看到大量繁茂的橡树、落羽杉和长满铁兰的地衣连成一片。

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布拉格要塞。若是作为景点，这个地方毫无吸引力可言。

这个军事驻地建立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桑德山上，附近是一片荒野，这里曾经是一战时期的一个炮兵训练基地。地面上稀稀拉拉地蔓生着一些松树林和生长不良的橡树茬子。这个营地设施的布局、人员的驻地看起来都显得杂乱无章。整个场地给人一种临时凑合和过渡性质的感觉。

但是，这里就是“空降兵的家园”。这个地方容纳了第82空降师、特种部队中心和训练学校、第5和第7特种部队的营地、第18空降团的指挥部和第1团的后备指挥部。还有一些五花八门的小单位散落在驻地的周围或藏匿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

其中之一就是第1特种兵行动小分队——三角洲特种部队。

差不多到了中午时分我才通过布拉格要塞大门的岗哨，然后把车开到月球厅前面的停车场。当我径直走向前厅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块写有“第1特种兵小分队”的指示牌。我朝着箭头所指的方向往左转，正好看到了一个穿着没有任何标志的工作套装的男人坐在一个小房间的桌子旁。

“当兵的，来这儿参加选拔吗？”他开口问道。

“正是。”

“嗯，请在这儿签名。”他边说边指着桌上的花名册，并把笔递给了我。

在我找到我的名字并且签下的同时，我偷偷地瞟了他一眼。他大概40岁左右，语音轻柔，模样并不难看，但不是我预想看到的那种形象。当你去一个新单位报到的时候遭遇的第一个人通常都是脾气糟糕的办事员，这种人简直就